資治通鑑/卷0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七十八 魏紀十

► 卷七十九

起玄黓敦牂，盡瘁逢涒灘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78卷

【魏紀十】　起玄黓敦牂，盡瘁逢涒灘，凡三年。

元皇帝下景元三年（壬午，公元二六二年）

秋，八月，乙酉，吳主立皇后朱氏，朱公主之女也。戊子，立子　　為太子。

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，右車騎將軍廖化曰：「兵不戢，必自焚，伯約之謂也。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，用之無厭，將何以存！」冬，十月，維入寇洮陽，鄧艾與戰於侯和，破之，維退住沓中。初，維以羈旅依漢，身受重任，興兵累年，功績不立。黃皓用事於中，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，陰欲廢維樹宇。維知之，言於漢主曰：「皓奸巧專恣，將敗國家，請殺之！」漢主曰：「皓趨走小臣耳，往董允每切齒，吾常恨之，君何足介意！」維見皓枝附葉連，懼於失言，遜辭而出，漢主敕皓詣維陳謝。維由是自疑懼，返自洮陽，因求種麥沓中，不敢歸成都。

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，廷尉丁密、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。初，興為會稽太守，吳主在會稽，興遇之厚；左將軍張布嘗為會稽王左右督將，故吳主即位，二人皆貴寵用事；

布典宮省，興關軍國，以佞巧更相表裡，吳人失望。吳主喜讀書，欲與博士祭酒韋昭、博士盛沖講論，張布以昭、沖切直，恐其入侍，言己陰過，固諫止之。吳主曰：「孤之涉學，群書略遍，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，亦何所損！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奸慝，故不欲令入耳。如此之事，孤已自備之，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。」布惶恐陳謝，且言懼妨政事。吳主曰：「王務、學業，其流各異，不相妨也。此無所為非，而君以為不宜，是以孤有所及耳。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，良甚不取！」布拜表叩頭。吳主曰：「聊相開悟耳，何至叩頭乎！如君之忠誠，遠近所知，吾今日之巍巍，皆君之功也。《詩》云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』終之實難，君其終之！」然吳主恐布疑懼，卒如布意，廢其講業，不復使昭等入。

譙郡嵇康，文辭壯麗，好言老、莊而尚奇任俠，與陳留阮籍、籍兄子咸、河內山濤、河南向秀、琅邪王戎、沛人劉伶特相友善，號竹林七賢。皆崇尚虛無，輕蔑禮法，縱酒昏酣，遺落世事。

阮籍為步兵校尉，其母卒，籍方與人圍棋，對者求止，籍留與決賭。既而飲酒二斗，舉聲一號，吐血數升，毀瘠骨立。居喪，飲酒無異平日。司隸校尉何曾惡之，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：「卿縱情、背禮、敗俗之人，今忠賢執政、綜核名實，若卿之曹，不可長也！」因謂昭曰：「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，何以訓人！宜擯之四裔，無令污染華夏。」昭愛籍才，常擁護之。曾，夔之子也。阮咸素幸姑婢；姑將婢去，咸方對客，遽借客馬而追之，累騎而還。劉伶嗜酒，常乘鹿車，攜一壺酒，使人荷鍤隨之，曰：「死便埋我。」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，爭慕效之，謂之放達。鐘會方有寵於司馬昭，聞嵇康名而造之，康箕踞而鍛，不為之禮。會將去，康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，何所見而去？」會曰：「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！」遂深銜之。山濤為吏部郎，舉康自代。康與濤書，自說不堪流俗，而非薄湯、武。昭聞而怒之。康與東平呂安親善，安兄巽誣安不孝，康為證其不然。會因譖「康嘗欲助毋丘儉，且安、康有盛名於世，而言論放蕩，害時亂教，宜因此除之。」昭遂殺安及康。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，登曰：「子才多識寡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！」

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，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，從事中郎荀勖曰：「明公為天下宰，宜杖正義以伐違貳，而以刺客除賊，非所以刑於四海也。」昭善之。勖，爽之曾孫也。

昭欲大舉伐漢，朝臣多以為不可，獨司隸校尉鐘會勸之。昭諭眾曰：「自定壽春已來，息役六年，治兵繕甲，以擬二虜。今吳地廣大而下濕，攻之用功差難，不如先定巴蜀，

三年之後，因順流之勢，水陸並進，此滅虢取虞之勢也。計蜀戰士九萬，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，然則餘眾不過五萬。今絆姜維於沓中，使不得東顧，直指駱谷，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，以劉禪之暗，而邊城外破，士女內震，其亡可知也。」乃以鐘會為鎮西將軍，都督關中。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，屢陳異議；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，艾乃奉命。

姜維表漢主：「聞鐘會治兵關中，欲規進取，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、廖化，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，以防未然。」黃皓信巫鬼，謂敵終不自致，啟漢主寢其事，群臣莫知。

元皇帝下景元四年（癸未，公元二六三年）

春，二月，覆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，又辭不受。

吳交趾太守孫言胥貪暴，為百姓所患；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，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，民憚遠役，因謀作亂。夏，五月，郡吏呂興等殺言胥及荀，遣使來請太守及兵，九真、日南皆應之。

詔諸軍大舉伐漢，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、沓中，以連綴姜維；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，絕維歸路；鐘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、駱谷、子午谷趣漢中。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、會軍事，行鎮西軍司。瓘，覬之子也。

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，問「計將安出？」戎曰：「道家有言，『為而不恃。』非成功難，保之難也。」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：「鐘、鄧其平蜀乎？」寔曰：「破蜀必矣，而皆不還。」客問其故，寔笑而不答。

秋，八月，軍發洛陽，大賚將士，陳師誓眾。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，司馬昭斬以徇。

漢人聞魏兵且至，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，為姜維繼援，張翼、董厥等詣陽安關口，為諸圍外助。大赦，改元炎興。敕諸圍皆不得戰，退保漢、樂二城，城中各有兵五千人。翼、厥北至陰平，聞諸葛緒將向建威，留住月餘待之。鐘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。九月，鐘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，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。會徑過西趣陽安口，遣人祭諸葛亮墓。

初，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，漢朝令人代之，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，舒由是恨。鐘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，攻關口。舒詭謂僉曰：「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，非良圖也。」僉曰：「受命保城，惟全為功；今違命出戰，若喪師負國，死無益矣。」舒曰：「子以保城獲全為功，我以出戰克敵為功，請各行其志。」遂率其眾出。僉謂其戰也，不設備。舒率其眾迎降胡烈，烈乘虛襲城，僉格鬥而死，僉，彤之子也。鐘會聞關口已下，長驅而前，大得庫藏積穀。

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，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，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。維聞鐘會諸軍已入漢中，引兵還。欣等追躡於強川口，大戰，維敗走。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，乃從孔函谷入北道，欲出緒後；緒聞之，卻還三十里。維入北道三十餘里，聞緒軍卻，尋還，從橋頭還，緒趣截維，較一日不及。維遂還至陰平，合集士眾，欲赴關城；未到，聞其已破，退趣白水，遇廖化、張翼、董厥等，合兵守劍閣以拒會。

安國元侯高柔卒。

冬，十月，漢人告急於吳。甲申，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；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，議兵所向；將軍丁封、孫異如沔中，以救漢。

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，覆命大將軍昭進位，爵賜一如前詔，昭乃受命。

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軍。初，舒少時遲鈍質樸，不為鄉親所重，從叔父事部郎衡，有名當世，亦不知之，使守水碓，每歎曰；「舒堪數百戶長，我願畢矣！」舒亦不以介意，不為皎厲之事。唯太原王乂謂舒曰：「卿終當為台輔。」常振其匱乏，舒受而不辭。年四十餘，郡舉上計掾，察孝廉。宗黨以舒無學業，勸令不就，可以為高。舒曰：「若試而不中，其負在我，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！」於是自課，百日習一經，因而對策升第，累遷後將軍鐘毓長史。毓每與參佐射，舒常為畫籌而已；後遇朋人不足，以舒滿數，舒容範閑雅，發無不中，舉坐愕然，莫有敵者。毓歎而謝曰：「吾之不足以盡卿才，有如此射矣，豈一事哉！」及為相國參軍，府朝碎務，未嘗見是非；至於廢興大事，眾人莫能斷者，舒徐為籌之，多出眾議之表。昭深器重之。

癸卯，立皇后卞氏，昭烈將軍秉之孫也。

鄧艾進至陰平，簡選精銳，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。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，西行非本詔，遂引軍向白水，與鐘會合。會欲專軍勢，密白緒畏懦不進，檻車征還，軍悉屬會。

姜維列營守險，會攻之，不能克；糧道險遠，軍食乏，欲引還。鄧艾上言：「賊已摧折，宜遂乘之。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，出劍閣西百里，去成都三百餘里，奇兵沖其腹心，出其不意，劍閣之守必還赴涪，則會方軌而進，劍閣之軍不還，則應涪之兵寡矣。」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，鑿山通道，造作橋閣。山高谷深，至為艱險，又糧運將匱，瀕於危殆。艾以氈自裹，推轉而下。將士皆攀木緣崖，魚貫而進。先登至江油，蜀守將馬邈降。諸葛瞻督諸軍拒艾，至涪，停住不進。尚書郎黃崇，權之子也，屢勸瞻宜速行據險，無令敵得入平地，瞻猶豫未納；崇再三言之，至於流涕，瞻不能從。艾遂長驅而前，擊破瞻前鋒，瞻退往綿竹。艾以書誘瞻曰：「若降者，必表為琅邪王。」瞻怒，斬艾使，列陣以待艾。艾遣子惠唐亭候忠等出其右，司馬師纂等出其左。忠、纂戰不利，並引還，曰：「賊未可擊！」艾怒曰：「存亡之分，在此一舉，何不可之有！」叱忠、纂等，將斬之。忠、纂馳還更戰，大破，斬瞻及黃崇。瞻子尚歎曰：「父子荷國重恩，不早斬黃皓，使敗國殄民，用生何為！」策馬冒陣而死。

漢人不意魏兵卒至，不為城守調度；聞艾已入平土，百姓擾擾，皆迸山野，不可禁制。漢主使群臣會議，或以為蜀之與吳，本為與國，宜可奔吳；或以為南中七郡，阻險斗絕，易以自守，宜可奔南。光祿大夫譙周以為：「自古以來，無寄他國為天子者，今若入吳國，亦當臣服。且治政不殊，則大能吞小，此數之自然也。由此言之，則魏能並吳，吳不能並魏明矣。等為稱臣，為小孰與為大！再辱之恥何與一辱！且若欲奔南，則當早為之計，然後可果。今大敵已近，禍敗將及，群小之心，無一可保，恐發足之日，其變不測，何至南之有乎！」或曰：「今艾已不遠，恐不受降，如之何？」周曰：「方今東吳未賓，事勢不得不受，受之不得不禮。若陛下降魏，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，周請身詣京都，以古義爭之。」眾人皆從周議。漢主猶欲入南，狐疑未決。周上疏曰：「南方遠夷之地，平常無所供為，猶數反叛，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，窮乃率從。今若至南，外當拒敵，內供服御，費用張廣，他無所取，耗損諸夷，其叛必矣！」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。北地王諶怒曰：「若理窮力屈，禍敗將及，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，同死社稷，以見先帝可也，奈何降乎！」漢主不聽。是日，諶哭於昭烈之廟，先殺妻子，而後自殺。

張紹等見鄧艾於雒，艾大喜，報書褒納。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鐘會，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，戶二十八萬，口九十四萬，甲士十萬二千，吏四萬人。艾至成都

城北，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，面縛輿櫬詣軍門。艾持節解縛焚櫬，延請相見；檢御將士，無得虜略，綏納降附，使復舊業；輒依鄧禹故事，承製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，太子奉車、諸王駙馬都尉，漢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，或領艾官屬；以師纂領益州刺史，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。艾聞黃皓奸險，收閉，將殺之，皓賂艾左右，卒以得免。

姜維等聞諸葛瞻敗，未知漢主所向，乃引軍東入於巴。鐘會進軍至涪，遣胡烈等追維。維至鄧，得漢主敕命，乃令兵悉放仗，送節傳於胡烈，自從東道與廖化、張翼、董厥等同詣會降。將士咸怒，拔刀斫石。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。鍾會厚待姜維等，皆權還其印綬節蓋。吳人聞蜀已亡，乃罷丁奉等兵。吳中書丞吳郡華覈詣宮門上表曰：「伏聞成都不守，臣主播越，社稷傾覆，失委附之土，棄貢獻之國，臣以草芥，竊懷不寧。陛下聖仁，恩澤遠撫，卒聞如此，必垂哀悼。臣不勝忡悵之情，謹拜表以聞！」

魏之伐蜀也，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：「司馬氏得政以來，大難屢作，百姓未服，今又勞力遠征，敗於不暇，何以能克！」悌曰：「不然。曹操雖功蓋中夏，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。丕、睿承之，刑繁役重，東西驅馳，無有寧歲。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，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，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，民心歸之亦已久矣。故淮南三叛，而腹心不擾；曹髦之死，四方不動。任賢使能，各盡其心，其本根固矣，奸計立矣。今蜀閹宦專朝，國無政令，而玩戎黷武，民勞卒敝，競於外利，不修守備。彼強弱不同，智算亦勝，因危而伐，殆無不克。噫！彼之得志，我之憂也。」吳人笑其言，至是乃服。

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，蜀亡，懼其叛亂，乃以越騎校尉鐘離牧領武陵太守。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，率涪陵民入遷陵界，屯於赤沙，誘動諸夷進攻酉陽，郡中震懼。牧問朝吏曰：「西蜀傾覆，邊境見侵，何以御之？」皆對曰：「今二縣山險，諸夷阻兵，不可以軍驚擾，驚擾則諸夷盤結；宜以漸安，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。」牧曰：「不然。外境內侵，誑誘人民，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，此救火貴速之勢也。」敕外趣嚴。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：「昔淵太常督兵五萬，然後討五溪夷。是時劉氏連和，諸夷率化。今既無往日之援，而郭純已據遷陵，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，尚未見其利也。」牧曰：「非常之事，何得循舊！」即率所領晨夜進道，緣山險行垂二千里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，及其支黨凡千餘級。純等散走，五溪皆平。

十二月，庚戌，以司徒鄭沖為太保。

壬子，分益州為梁州。

癸丑，特赦益州士民，復除租稅之半五年。

乙卯，以鄧艾為太尉，增邑二萬戶；鍾會為司徒，增邑萬戶。

皇太后郭氏殂。

鄧艾在成都，頗自矜伐，謂蜀士大夫曰：「諸君賴遭艾，故得有今日耳。如遇吳漢之徒，已殄滅矣。」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：「兵有先聲而後實者，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，吳人震恐，席捲之時也。然大舉之後，將士疲勞，不可使用，且徐緩之。留隴右兵二萬人、蜀兵二萬人，煮鹽興冶，為軍農要用，並作舟船，豫為順流之事。然後發使告以利害，吳必歸化，可不征而定也。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，封禪為扶風王，錫其資財，供其左右，郡有董卓塢，為之宮捨，爵其子為公侯，食郡內縣，以顯歸命之寵；開廣陵、城陽以待吳人，則畏威懷德，望風而從矣！」昭使監軍衛瓘諭艾：「事當須報，不宜輒行。」艾重言曰：「銜命征行，奉指授之策，元惡既服，至於承製拜假，以安初附，謂合權宜。今蜀舉眾歸命，地盡南海，東接吳、會，宜早鎮定。若待國命，往復道途，延引日月。《春秋》之義，『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國家，專之可也。』今吳未賓，勢與蜀連，不可拘常，以失事機。《兵法》：『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』艾雖無古人之節，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！」

鐘會內有異志，姜維知之，欲構成擾亂，乃說會曰：「閒君自淮南已來，算無遺策，晉道克昌，皆君之力。今復定蜀，威德振世，民高其功，主畏其謀，欲以此安歸乎！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跡，全功保身邪！」會曰：「君言遠矣，我不能行。且為今之道，或未盡於此也。」維曰：「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，無煩於老夫矣。」由是情好歡甚，出則同輿，坐則同席，會因鄧艾承製專事，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。會善效人書，於劍閣要艾章表、白事，皆易其言，令辭指悖傲，多自矜伐；又毀晉公昭報書，手作以疑之。

元皇帝下咸熙元年（甲申，公元二六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辰，詔以檻車征鄧艾。晉公昭恐艾不從命，敕鐘會進軍成都，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。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，以諸王公皆在鄴，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，鎮鄴。

初，鐘會以才能見任，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：「會見利忘義，好為事端，寵過必亂，不

可大任。」及會將伐漢，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：「今遣鐘會率十萬餘眾伐蜀，愚謂令單身無任，不若使餘人行也。」晉公笑曰：「我寧不知此邪！蜀數為邊寇，師老民疲，我今伐之，如指掌耳，而眾方蜀不可伐。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，智勇並竭而強使之，適所以為敵禽耳。惟鐘會與人意同，今遣會伐蜀，蜀必可滅。滅蜀之後，就如卿慮，何憂其不能辦邪？夫蜀已破亡，遺民震恐，不足與共圖事；中國將士各自思歸，不肯與同也。會若作惡，只自滅族耳。卿不須憂此，慎勿使人聞也！」及晉公將之長安，悌復曰：「鐘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，但可敕會取艾，不須自行。」晉公曰：「卿忘前言邪，而雲不須行乎？雖然，所言不可宣也。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，但人不當負我耳，我豈可先人生心哉！近日賈護軍問我：『頗疑鐘會不？』還答言：『如今遣卿行，寧可復疑卿邪？』賈亦無以易我語也。我到長安，則自了矣。」

鐘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，會以瓘兵少，欲令艾殺瓘，因以為艾罪。瓘知其意，然不可得距，乃夜至成都，檄艾所統諸將，稱：「奉詔收艾，其餘一無所問；若來赴官軍，爵賞如先；敢有不出，誅及三族！」比至雞鳴，悉來赴瓘，唯艾帳內在焉。平旦，開門，瓘乘使者車，逕入至艾所居；艾尚臥未起，遂執艾父子，置艾於檻車。諸將圖欲劫艾，整仗趣瓘營；瓘輕出迎之，偽作表草，將申明艾事，諸將信之而止。

丙子，會至成都，送艾赴京師。會所憚惟艾，艾父子既禽，會獨統大眾，威震西土，遂決意謀反。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，會自將大眾隨其後，既至長安，令騎士從陸道，步兵從水道，順流浮渭入河，以為五日可到孟津，與騎兵會洛陽，一旦天下可定也。會得晉公書云：「恐鄧艾或不就征，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，屯樂城，吾自將十萬屯長安，相見在近。」會得書驚，呼所親語之曰：「但取鄧艾，相國知我獨辦之；今來大重，必覺我異矣，便當速發。事成，可得天下；不成，退保蜀、漢，不失作劉備也！」

丁丑，會番請護軍、郡守、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，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，矯太后遺詔，使會起兵廢司馬昭，皆班示坐上人，使下議訖，書版署置，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；所請群官，番閉著益州諸曹屋中，城門宮門皆閉，嚴兵圍守。衛瓘詐稱疾篤，出就外廨。會信之，無所復憚。

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，己因殺會，盡坑魏兵，復立漢主，密書與劉禪曰：「願陛下忍數日之辱，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，日月幽而復明。」會欲從維言誅諸將，猶豫未決。

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，會愛信之。建愍烈獨坐，啟會，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，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。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：「丘建密說消息，會已作大坑，白棓數千，欲悉呼外兵入，人賜白□陷，拜散將，以次棓殺，內坑中。」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，一夜，轉相告，皆遍。己卯，日中，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，諸軍不期皆鼓噪而出，曾無督促之者，而爭先赴城。時會方給姜維鎧仗，白外有匈匈聲，似失火者，有頃，白兵走向城。會驚，謂維曰：「兵來似欲作惡，當云何？」維曰：「但當擊之耳！」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，內人共舉機以拄門，兵斫門，不能破。斯須，城外倚梯登城，或燒城屋，蟻附亂進，矢下如雨，牙門郡守各緣屋出，與其軍士相得。姜維率會左右戰，手殺五六人，眾格斬維，爭前殺會。會將士死者數百人，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，軍眾鈔略，死喪狼藉。衛瓘部分諸將，數日乃定。

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，迎還。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，恐其為變，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，遇於綿竹西，斬艾父子。艾之入江油也，田續不進，艾欲斬續，既而捨之。及瓘遣續，謂曰：「可以報江油之辱矣。」鎮西長史杜預言於眾曰：「伯玉其不免乎？身為名士，位望已高，既無德音，又不御下以正，將何以堪其責乎！」瓘聞之，不候駕而謝預。預，恕之子也。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。徙其妻及孫於西城。

鐘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：「會挾術難保，不可專任。」及會反，毓已卒，晉公思鐘繇之勳與毓之賢，特原毓子峻、迪，官爵如故。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，晉公召而責之曰：「往者王經之死，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；鐘會躬為叛逆，又輒收葬，若復相容，當如王法何！」雄曰：「昔先王掩骼埋胔，仁流朽骨，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！今王誅既加，於法已備；雄感義收葬，教亦無闕。法立於上，教弘於下，以此訓物，不亦可乎？何必使雄背死違生，以立於世！明公讎懟枯骨，捐之中野，豈仁賢之度哉！」晉公悅，與宴談而遣之。

二月，丙辰，車駕還洛陽。

庚申，葬明元皇后。

初，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，聞成都敗，吏民驚擾，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，百姓乃定。及得禪手敕，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。吳聞蜀敗，起兵西上，外托救援，內欲襲憲。憲曰：「本朝傾覆，吳為脣齒，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，不義甚矣。且漢已亡，吳何得久？我寧能為吳降虜乎！」保城繕甲，告誓將士，厲以節義，莫不憤激。

吳人聞鐘、鄧敗，百城無主，有兼蜀之志，而巴東固守，兵不得過，乃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。憲力弱不能御，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，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，又送文武印綬、任子詣晉公。協攻永安，憲與戰，大破之。吳主怒，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。

三月，丁丑，以司空王祥為太尉，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，左僕射荀顗為司空。

己卯，進晉公爵為王，增封十郡。王祥、何曾、荀顗共詣晉王，顗謂祥曰：「相王尊重，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，今日便當相率而拜，無所疑也。」祥曰：「相國雖尊，要是魏之宰相，吾等魏之三公，王、公相去一階而已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！損魏朝之望，虧晉王之德，君子愛人以禮，我不為也。」及入，顗遂拜，而祥獨長揖。王謂祥曰：「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！」

劉禪舉家東遷洛陽，時擾攘倉卒，禪之大臣無從行者，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，禪賴正相導宜適，舉動無闕，乃慨然歎息，恨知正之晚。

初，漢建棕太守霍弋都督南中，聞魏兵至，欲赴成都，劉禪以備敵既定，不聽。成都不守，弋素服大臨三日。諸將咸勸弋宜速降，弋曰：「今道路隔塞，未詳主之安危，去就大故，不可苟也。若魏以禮遇主上，則保境而降不晚也。若萬一危辱，吾將以死拒之，何論遲速邪！」得禪東遷之問，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：「臣聞人生在三，事之如一，惟難所在，則致其命。今臣國敗主附，守死無所，是以委質，不敢有貳。」晉王善之，拜南中都尉，委以本任。

丁亥，封劉禪為安樂公，子孫及群臣封侯者五十餘人。晉王與禪宴，為之作故蜀伎，旁人皆為之感愴，而禪喜笑自若。王謂賈充曰：「人之無情，乃至於是！雖使諸葛亮在，不能輔之久全，況姜維邪！」他日，王問禪曰：「頗思蜀否？」禪曰：「此間樂，不思蜀也。」郤正聞之，謂禪曰：「若正後問，宜泣而答：『先人墳墓，遠在岷、蜀，乃心西悲，無日不思。』因閉其目。」會王復問，祥對如前，王曰：「何乃似郤正語邪！」禪驚視曰：「誠如尊命。」左右皆笑。

夏，四月，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，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口而還。

五月，庚申，晉王奏復五等爵，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。

甲戌，改元。

癸未，追命舞陽主理侯懿為晉宣王，忠武侯師為景王。

羅憲被攻凡六月，救援不到，城中疾病太半。或說憲棄城走，憲曰：「吾為城主，百姓所仰。危不能安，急而棄之，君子不為也，畢命於此矣！」陳騫言於晉王，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。秋，七月，吳師退。晉王使憲因仍舊任，加陵江將軍，封萬年亭侯。

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儀，中護軍賈充正法律，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，太保鄭沖總而裁焉。

吳分交州置廣州。

吳主寢疾，口不能言，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，令子□出拜之。休把興臂，把□以托之。癸未，吳主殂，謚曰景帝。群臣尊朱皇后為皇太后。

吳人以蜀初亡，交趾攜叛，國內恐懼，欲得長君。左典軍萬嘗為烏程令，與烏程侯皓相善，稱「皓才識明斷，長沙桓王之儔也；又加之好學，奉遵法度。」屢言之於丞相興、左將軍布，興、布說朱太后，欲以皓為嗣。朱後曰：「我寡婦人，安知社稷之慮，苟吳國無隕，宗廟有賴，可矣。」於是遂迎立皓，改元元興，大赦。

八月，庚寅，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。

初，鐘會之伐漢也，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：「會在事縱恣，非持久處下之道，吾畏其有他志也。」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，憲英憂曰：「他日吾為國憂，今日難至吾家矣。」琇固請於晉王，王不聽。憲英謂琇曰：「行矣，戒之，軍旅之間，可以濟者，其惟仁恕乎！」琇竟以全歸。癸巳，詔以琇嘗諫會反，賜爵關內侯。

九月，戊午，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。

辛未，詔以呂興為安南將軍，都督交州諸軍事，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，得以便宜選用長吏。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，率牙門董元、毛炅、孟幹、孟通、爨能、李

松、王素等將兵助興。未至，興為其功曹李統所殺。

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，追謚父和曰文皇帝，尊母何氏為太后。

冬，十月，丁亥，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，水曹掾孫彧為給事黃門侍郎，以使於吳，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，不必使還，以開廣大信。晉王因政書吳主，諭以禍福。

初，晉王娶王肅之女，生炎及攸，以攸繼景王后。攸性孝友，多材藝，清和平允，名聞過於炎。晉王愛之，常曰：「天下者，景王之天下也，吾攝居相位，百年之後，大業宜歸攸。」炎立發委地，手垂過膝，嘗從容問裴秀曰：「人有相否？」因以異相示之。秀由是歸心。羊琇與炎善，為炎畫策，察時政所宜損益，皆令炎豫記之，以備晉王訪問。晉王欲以攸為世子，山濤曰：「廢長立少，違禮不祥。」賈充曰：「中撫軍有君人之德，不可易也。」何曾、裴秀曰：「中撫軍聰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，人望既茂，天表如此，固非人臣之相也。」晉王由是意定，丙午，立炎為世子。

吳主封太子□及其三弟皆為王，立妃滕氏為皇后。

初，吳主之立，發優詔，恤士民，開倉廩，振貧乏，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，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。當時翕然稱為明主。及既得志，粗暴矣盈，多忌諱，好酒色，大小失望，濮陽興、張布竊悔之。或譖諸吳主，十一月，朔，興、布入朝，吳主執之，徙於廣州，道殺之，夷三族。以後父滕牧為衛將軍，錄尚書事。牧，胤之族人也。

是歲，罷屯田官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